

當代中國文壇的一種朦朧

徐學

也談香港文學

雖然時常鬱悶地感到活在一個困惑的年代裏，雖然不斷要提出文學是不是將死或已死的疑問，那一條台灣海峽的兩邊，仍然活躍着龐大的作家羣，還有批評家出版家文學翻譯家。這兩個時有來往互動日密而又互相不太服氣的文學羣體，儘管在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文化心態上有着諸多的間隙、隔膜甚或抵觸，但畢竟組合或拼接起了當今中國文壇的主要陣容，用自己選定的最佳方式在那裏將中國文學緩緩推進。這裏我不想繼續為他們評功擺好的老話題，或者再來訴說二者之間的差異，而想談一談雙方文學視野裏共有的一片朦朧，那就是對香港文學的忽略或冷漠。應該說，公然嗤之以鼻者極少，而用一種寬大為懷的客氣來掩蓋其不以為然的輕視則大有人在。這又是當代中國文壇應該澄清的一種誤導。

香港這個叢爾小島，有着多少神奇莫測和不可思議——百年前中國的屈辱貼在它臉上，百年後它成了熠熠發光的

東方明珠；一百年來，多少人愛慕它，背井離鄉冒死犯難地來此只為爭一席之地；一百年來，又有多少人詛咒過它，在摩天樓的陰影下，把血與淚灑入香江……愛也好恨也好，它總是那麼有秩序有效率地活力十足，近四十年，更成了中國，甚至是整個遠東地區的神經末梢，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每每當今世界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這兒便能靈敏地感應，並以自己的方式迅速應答。

香港，就是這麼一個有歷史有現代有驕傲有屈辱自信而又憂鬱五味俱全的地方；一個歷經了現代化挑戰而矗立不敗的中國城市，它不但在經濟、文化、地理、景觀（或許還有政治糾葛）等方面擁有一些世界之最，而且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之最，一個奇迹。

在這樣一個古怪奇妙時空中生活的人們怎麼會禁絕了創作的衝動，在這麼一個言論如此自由信息如此密集教育如此普及文化傳播媒體多得令人咋舌的大

港，怎會沒有詩神留連的足跡？

論者或曰，這是一個商業社會，雖稱香港却充滿了銅臭味，沒有書香。

誠然，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但我們都知道，文化的發展雖然未必與經濟的成長成正比，但也絕不會是相反逆動。在歐美許多高度工商化的國家中，文學仍然在唯利是圖的縫隙中努力攀援成長，作家的創作環境生存條件絕不亞於發展中國家，倘若在那裏文學並不絕種，何以獨有香港的繆斯無法超生？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總是相輔相成相克相生的。社會變動越是激烈，生活節奏越是緊張，競爭越殘酷，金錢越被推崇，就越需要文學來指導人生，提升心靈，撫平創痕。正如我們不能將高度極權專制國度中的文學一律稱之為宮庭文學或媚政文學一樣，（因為恰恰在那樣的環境裏必然產生呼喚正義和良知的抗爭文學，）我們也不能無視高度商業化社會裏拒絕被商品化庸俗化拜金化的

藝術良心及其成就。順便說一點自己的感覺，尤其對於大陸文壇而言，香港某些作家、學者幾十年來與拜金社會對峙的藝術節操，正是眼下正步入商品社會大陸同行所面臨的課題，許多曾是威武不能屈的作家，是不是能做到富貴不能淫，我們能否邁過新的關卡，都有待時間的考驗。

論者可能還要說，你說的工商社會，是不是日本、英美這樣一些國家，它們都有着衆多的人口和深厚的文化傳統，而香港只是一個幾百萬人口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區。

大家都會同意，文學的水準不能以人口和土地的衆多來衡量，因為許多小國甚至少數民族在創作上都有傑出的表現，我們很隨便就可以想到危地馬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斯杜里亞斯，還有曾經風靡全球的加西亞·馬克斯，他所在的哥倫比亞只是一個小國。在這裏，文化傳統的深厚與現代思潮的追索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讓我們來看看香港在這方面具備一些怎樣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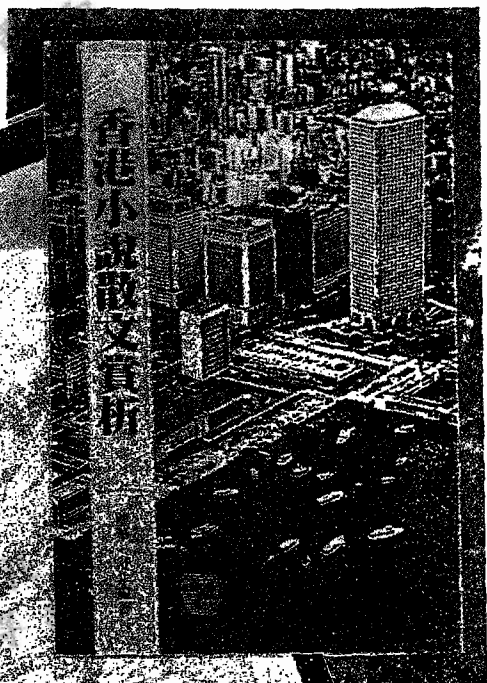
就與中國文學傳統的聯繫而言，香港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之處，且不說五四以後（特別是抗戰時期），最爲著名的中國作家都到過香港從事或長或短的文學活動。①（可參見小思所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書）即使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這樣一個中國文學史上較爲冷清的時期，香港仍然從沒

有間斷過從大陸母體汲取養分。它從不會像日據時代的台灣，十年浩劫的大陸和五零年代全面排華的東南亞那樣，有過一個對中國文化作全面大規模禁絕與摧殘的時期。限於篇幅，這裏僅以香港對中國新文學的研究爲例，在大陸以政治劃線，無視藝術創作而將五四作家神化或鬼化；台灣封殺了許多五四文學作品的可悲時期，香港的部份作家和學者，本着藝術的良知和文人的耿介，堅持以歷史尺度和美學尺度來衡量中國新文學作家與作品，使中國新文學不致因兩岸的敵意和政治鬥爭的需要而受到實



用主義式的全面肢解，當時在這方面卓有成效者至少有：曹聚仁、李輝英、劉以鬯、梁錫華、宋淇、黃繼持、黃維樑、盧瑋鑾、璧華、劉紹銘，當然那時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余光中亦功不可沒。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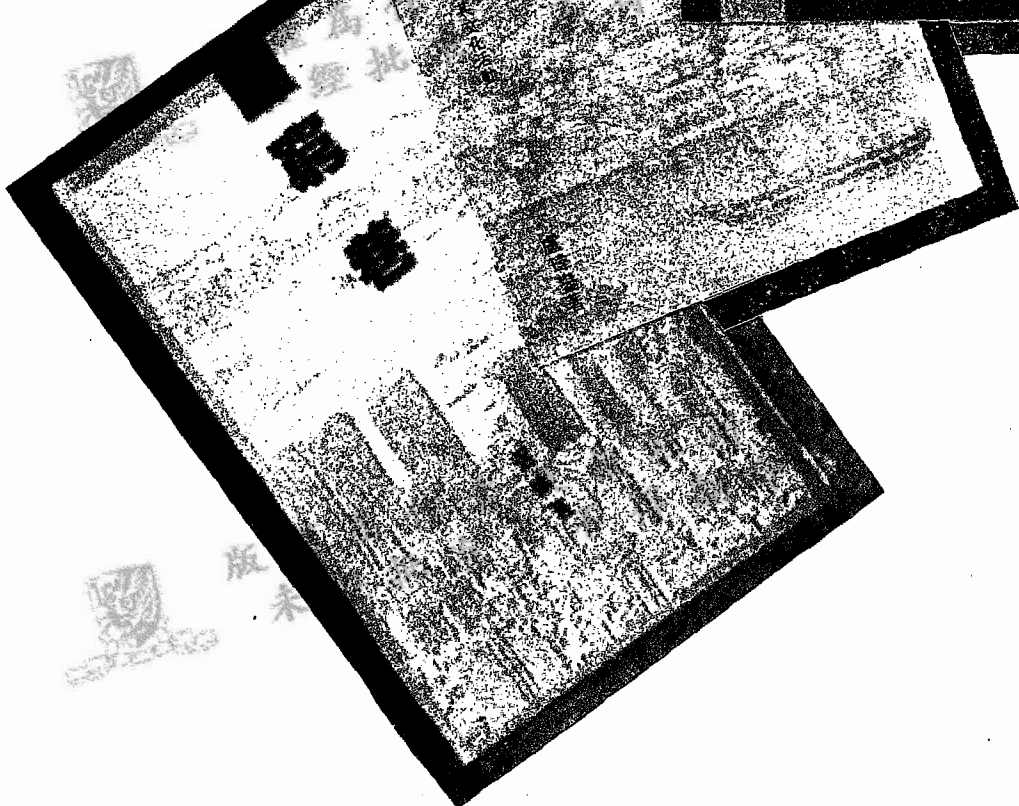
就汲取與借鑒西方現代文學思潮的迅捷與廣博而言，香港也不落在人後。早在五零年代，就有馬朗（馬博良）創辦《文藝新潮》，在香港樹起現代主義文學的大旗，《詩朵》同人崑南、王無邪、葉維廉，以及為《人人文學》寫稿的宋淇（林以亮），也都努力地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推波助瀾。到了六零年代，劉以鬯主持《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為發展純文學大量介紹西方文藝思潮和作品。李英豪等所編的《好望角》既刊登本地的現代詩，也轉載台灣富於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和當時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相互呼應互相影響，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繼三十年代李金髮、戴望舒之後又一次規模更為浩大陣容更為齊整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如果說，在台灣尚未都市化（Urbanization）時，寶島那些以都市為題材的現代詩似乎還顯得與詩人所處的現實有某種脫節，或者過於早熟；那麼，香港現代詩的出現則是順理成章地依從香港都市化中種種痛苦、疏離及傳統的生活模式與人際關係瓦解而來的，是香港詩人透過文學的表叙回應現實的產物。這點在馬朗和崑南五零年



所有報社及作者為權未經批准

代創作的詩歌中便可發見。它們不但可以支持本文的論點，亦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家不可忽略的文學現象。③

香港，每天吞吐着來自全球各地的物品和金錢，也吞吐着大量文化訊息，接納又輸出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如果以最近半個世紀作為尺度來比較，可以說，這四十年中，中國沒有哪一個城市能夠像它這樣，可以長久地將各種不同政治觀點不同藝術觀點的作家作品兼



容並蓄。無疑它的文化吞吐量是極其驚人的——大陸、台灣、歐美、東南亞的華文作家幾乎沒有不與香港文學界出版界有過這樣那樣的聯繫；當代西方沒有哪一種文藝思潮不為香港文學界所知

曉；台灣、大陸、歐美從未間斷過刊載或出版香港作家的創作，香港作家不但早就極其方便地穿梭來往於兩岸，而且也頻繁地在世界各地旅遊、進修、參加研討會、文藝營，當客座教授。他們的文化視野寬廣，信息靈通，絕不像某些心存偏見或走馬觀花者所想像的那樣，是一些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茫然無知，只會半土半洋地講些洋涇濱的西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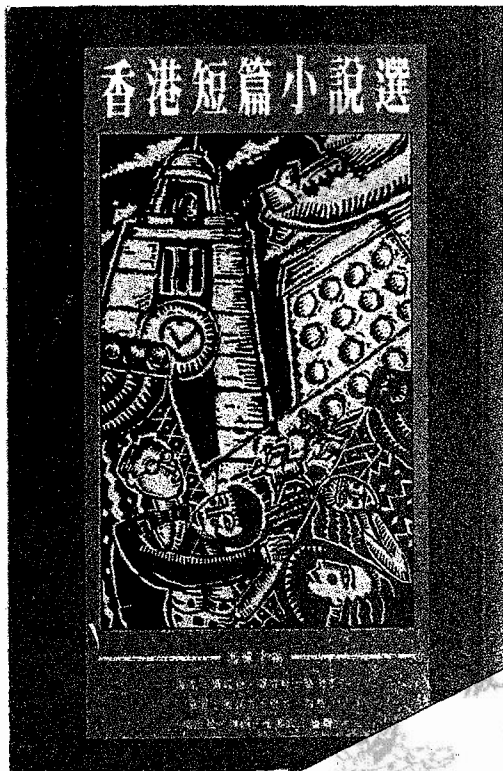
論者中一定還有人說，香港文學便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或者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分支、邊緣）又何必在此費力將其單獨拈出而喋喋不休。

香港文學固然屬於中華民族，也正因為它是全民族的精神財富，我們才更珍惜它，更應該推重它、介紹它、研究它，而不是忽視甚至無視。至於將其單獨拈出，則是看到了它具有與中國其它地區不同的特色，它與大陸文學的差異，遠遠超過了大陸各地方文學之間的差異。（如東北作家與北京作家或山西作家與上海作家）如果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麼，我們必然也會順理成章地同意，地方色彩越突出越強烈的文學藝術，也就越能在瑰麗多姿的中華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作為香港作家，越是在創作中突顯本土色彩，表現香港經驗，就越能為中國文學增光添彩；（在這方面，劉以鬯、梁錫華、西西、施叔青都頗有建樹。）④作為香港文學的研究者，越是能夠品味出

香港文學的獨特魅力，越是能夠挖掘出香港文學特有的美感和藝術價值，就越能使自己的研究對中國文壇發生更大的啟迪和刺激，並最終使香港文學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具備了科學性的文學研究學科。反之，那趨附或仿效兩岸文學熱點的創作，以「中心」和「正統」自居所作的削足適履的批評和研究，都從根本上無助於香港文學的健康成長，當然，也就間接地挫傷了中國文學的蓬勃生機。

回顧中國文學史，我們可以看到諸多的文學流派，其中許多流派正是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人文生態而嶄露頭角大放異彩，如清雋流暢的公安派、孤峭幽深的竟陵派，雅馴簡潔的桐城派，以及陽湖文派、常州詞派……不都正是依仗着它們各自因地域、風土、人情、歷

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獨特風格，而在中國大文學的星座譜系上熠熠放明永不墜落？而正是有了那些敢於自立山頭自亮旗幟的文人、文評家、詩評家，中國文學史才能有今天這般氣象萬千壯闊恢宏的風采。



燈 柚

所以，必須打破地理中心政治中心等同於文化中心藝術中心的神話迷思，（且不說處於政治邊緣的文學家可能因意識形態的相對淡薄，藝術環境的相對自由而更能開擴胸襟控萬物於筆端。）充分樹立香港文學的自信與個性。至於主流或支流，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拿最爲人們所熟知的例子來說，五四之前，小說、戲劇一直被視爲中國文學的支流甚至末流，五四之後不過幾十年，小說、戲劇已在中國文學中儼然爲正宗大戶。香港文學也是如此，從前曾是污點、盲點，現今已變爲熱點，（有些甚至可稱之爲熔點，因爲它的溫度超過了大陸文學的某些熱點，以至有關部門提出降溫的措施）它將繼續對當今自命爲主流的文學家構成一種新的挑戰和威脅，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毋庸諱言，身處政治與地理上的非中心地區的作家，其創作產品在發行、評估與傳播上（這正是成名和走紅的必要條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比如，我們假設西西、施叔青、鍾曉陽身處北京或上海，而張潔、謙容、王安憶是香港作家，那麼她們在中國本土與海外的知名度當會作大幅度的調整，因爲，前三位的創作力度和藝術成就並不亞於後三位作家。我提到這些，爲的是要闡明這樣一個事實，真正有作爲的香港作家應該是耐得住寂寞、誤解或許還有清貧，他們願意在有生之年見到評論

香港文學探賞

香港小說精選

吳照斌

界的推重和讀書界的青睞，但他們並不願爲此繞着當代所謂文藝主流打轉，更不願被它裹挾而去；他們也不願看着當代人的眼色作文行事，不管這些人是身邊的讀者大眾，抑或是高居文學殿堂的批評權威，坐鎮政治要衝的文化官員。倘若「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是他們無法逃避的宿命，他們也有勇氣承擔；既然他們已有向歷史交卷的自信，又怎

會斤斤計較於某次期考或會考的打分呢？更無需提及虛擲心力去作邊緣與中心，主流與支流的無謂辯白了。

近二十年來，香港文壇欣欣向榮，生機勃發，後浪推前浪。黃維樑曾粗略的統計後指出：數十年來，出過十本書以上的香港作家數以千計；有若干作家，作品數目更在百本以上，其一生或大半生的寫作產量，達千萬言；另外，

香港也是一個在專欄和專欄作家的數量上堪稱世界之最大都市。⑤面對如此龐大的創作數量，有志有心的文學研究者惟有下死功夫，廣搜博采，沙裏淘金，積以時日，方能有所斬獲，惟有自大輕浮者才會匆匆一瞥便一棍打殺。當香港之外的中國作家就要在口中或腹內輕率地作出香港沒有文學之類判斷時，他是不是應該暫緩一步，先反躬自問，自己身上隱隱殘存天朝自大癖是不是還在暗中作祟？或者自己對某一種美學表達美感經驗尚無法消納？毛病到底是出在這個被遺棄了百年的島都，還是出在我們自己身上。

進入二十一世紀，如果政治環境繼續穩定與寬鬆自由，承受了千年屈辱、百年孤獨的香港有望不但在經濟上，而且也在文化藝術上為我們民族的騰飛注入巨大的活力。從大陸到香港僅需跨過一座羅湖橋，從台北到香港不過一小時的空中航程，應該有更多的中國作家、學者來此不是走馬觀花而是下馬賞花地關注、理解和感悟香港文學，取長補短，去粗取精，將香港文學的研究、出版與傳播提高一個新的水準，如此，香港幸甚！中國幸甚！

九四年元月於嶺南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

附記：

到港月餘，讀了許多香港的文學書籍，也接觸了一些此地的作家，再次感

到這個城市和它的文學之繁複多姿與中國文壇對它的關注不成比例。近年來，兩岸若干有識之士已對香港文學投注了不少心力，如台灣的痲弦先生以及《聯合文學》、李瑞騰先生和《文訊》、大陸的《台港文學選刊》以及廣東省文學所及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汕頭大學等。然而，就整體而言，仍處於霧裏看花或視若無睹的狀況下。

一日拐去摩利臣山道，與劉以鬯先生談及香港文學的功過喜憂，幾十年來為香港純文學艱難生長付盡心血的劉先生很動感情，並囑我有時間應為香港文學講幾句公道話。回校後，放下手邊的教研課題，將紛亂的思緒梳理成文，不想竟也洋洋灑灑有五千多字。

這一個月來，我有些進步，連帶着一定也有些退步。不過，我清楚自己並沒有進步到成爲一個香港文學研究家，也不會退步到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的可笑地步。此篇小文，當然也含有對自己研究中某些盲點的反省。

注釋：

①《香港的憂鬱》盧璋鑾編香港華風書局八三年版

②可參見曹聚仁：《文壇五十年》、《文壇五十年續集》香港新文化一九五五年版。《魯迅年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七年出版。《魯迅評傳》香港世界書局一九五六年出版。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一九七〇年版。劉以鬯：《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

公司一九八二年四月初版。《短練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二月出版。梁錫華：《徐志摩英文書信集》台北聯經一九七九年版。《徐志摩新傳》全上。

③《徐志摩詩文新補》台北時報一九八〇年。《聞一多諸作家遺佚詩文集》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八〇年出版。《胡適秘藏書信選》（上、下兩冊）台北遠景一九八二年版。《且道陰晴圖缺》台北遠景一九八三年版。《續愛眉小札》全上。宋漢：《林以亮詩話》台灣洪範一九七六年版。《昨日今日》台灣皇冠一九八一年五月版。黃繼持《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香港華漢一九八八年版。《寄生草》三聯一九八八年版。黃維樑的有論述載《中國文學縱橫論》台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八年版。《怎樣讀新詩》香港學津書店一九八二年二月初版。盧璋鑾：《香港的憂鬱》、《香港文縱》香港華漢公司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茅盾香港文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壁華：《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版。

余光中的有關論述見《青青邊愁》台灣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分水嶺上》純文學一九八一年初版。

④崑南：《黃夢的人》見香港《文藝新潮》第五期，第三十一——三十七頁。《布爾喬亞之歌》見《文藝新潮》第七期第三十五頁——三十七頁。馬博良：《焚琴的浪子》香港素葉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

⑤就筆者有限的閱讀範圍，劉以鬯有《島與半島》香港獲益一九九三年版

《酒徒》香港海濱圖書公司一九六二年版（一九九七）台灣遠景一九八四年出版。梁錫華：《獨立蒼茫》香港香江一九八五年版《頭上一片雲》台北遠東一九八五年出版《香港大學生》《香港研究生》載《四海》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維多利亞會所》。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一九七九年初版《春望》素葉一九八三年版

⑥見《四十年來的香港文學》，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